

豹子頭林冲

潘培光编写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目 次

榮蘭双結义.....	1
燒香起禍端.....	5
陷身白鹿堂.....	14
起解往滄州.....	21
脫險野猪林.....	26
捧打洪教头.....	33
火燒草料場.....	41
重遇小旋風.....	49
投奔梁山泊.....	54

菜園雙結義

梁山泊共有一百另八个英雄好漢，他們在“替天行道”的杏黃旗下团聚一堂，声势非常浩大。除正副总兵都头領宋江、盧俊义，机密軍师吳用、公孙勝以外，座次較先的就数大刀关勝、豹子头林冲、霹靂火秦明、双鞭呼延灼、双槍將董平五位好漢，号称“馬軍五虎將”。

那豹子头林冲是第一个踏上梁山，他的父親林臬，原是东京^㉑一帶出名的槍棒教師，后來在禁軍^㉒营里做了一个提轄职司的武官。为人最受結交江湖上的英雄好漢，又肯济貧扶弱，所以很受人們的敬重。

林冲七歲时便死了母親，自小在父親熏陶下，很愛玩槍弄棍。从十歲那年起，便开始跟父親学藝。因为天性聰敏，讀書能过目不忘；學習武藝，也是一教即会。

林冲到了十八歲上，長得身高六尺，魁梧强壯，各种兵器，都很熟練，特別是一杆丈八蛇矛，使得出神入化。在一班同齡的少年中，~~不單武藝~~出人头地，人品也顯得瀟灑不群。他的面貌还有个特征，~~就是天庭~~非常飽滿，前額稍微凸出，一双又大又圓的眼睛閃閃發光，更顯得气概軒昂。他也具有父親那样行俠好义的性情，~~因為是京城中的人~~，只要提到林冲，都夸贊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
~~东京~~ 北宋时的汴梁开封。是北宋时的京城。

~~禁軍~~ 北宋京城的軍隊。

二十歲那一年，林冲与一个名叫張貞娘的女子結了婚。貞娘的父親張清，与林冲父親是師兄弟，一身本領，不在林皋之下。他也曾在軍隊中做過教頭，後來告老退休，但東京城里的人仍稱他為張教頭。

貞娘比林冲小兩歲，生得嬌小玲瓏，端莊美麗。母親早死，并无兄弟姊妹。婚后，小夫妻之間倒也恩愛非常。只是家中只剩了張教頭孑然一身，未免寂寞，后經林冲父子一再邀請，也就搬到林家來住。如此兩戶合成一家，日子过得十分快活。

不久，林冲就入禁軍當差，由于他勤學苦練，武藝出眾，過了几年，就升為槍棒軍教頭。

本來，林皋要將林冲荐到禁軍里當個旅教頭的，但是林冲抱負很大，嫌旅教頭職位不高，不能發揮他的才能，一心要等禁軍招考師教頭時再去比武應選。張清也極力支持女婿，所以林皋倒也不好堅持己見。都、旅、師、軍各有教頭。都教頭和旅教頭可以舉荐；師教頭如果沒有特殊的人力，必須具有非常的武藝，經過比武考試後才能選上；軍教頭要再从師教頭之中比武合格後遞升。因為軍教頭是禁軍教頭中最高一級的職位，專門指導師、旅各教頭的武藝，所以做了軍教頭，便可以冠上“八十萬禁軍教頭”的稱號。

林冲既有這個雄心壯志，雖是新婚，對武藝却不敢疏懈，每日鷄鳴即起，練習很勤。如此過了一年，到了宋哲宗十二年，禁軍考選師教頭時，林冲果然高高中選。又隔了兩年，經過一次考試，林冲便由師教頭升為槍棒軍教頭。

林冲雖是少年得志，為人倒很謙遜，而且行為端正，並不依勢欺人。東京城里的人都欽佩他，給他取了個綽號，叫做“豹子頭林冲”。

.....

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，林冲娘子貞娘要到酸棗門外東岳廟燒香，幾年來從未間斷過，每次都是由林冲陪她前去。到了这一天，林冲与貞娘一早就起身。只見貞娘換了身天青色的綉花夾襖，系了一條百褶綾子裙，頭戴釵環，鬢插珠花，更顯得嬌媚无双，容光奪人。林冲頭戴青紗制抓角軟頭巾，身穿綠羅團花戰袍，腰間束了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，腳上登了一雙磕爪頭朝樣黑靴，越發顯得英氣勃勃，神采煥發。夫妻倆整理舒齊之後，便帶了使女錦兒一同出門。貞娘与錦兒各坐了一頂小轎，林冲騎了一匹棗紅色的高頭大馬，緩緩地跟在轎后。

約莫行了半个时辰，已到東岳廟的山門前面。林冲先下了馬，到轎前將貞娘攙扶出來，一步步踏上青石路。這時進香和游春的男女，紛至沓來，很是熱鬧。

林冲攙扶貞娘到了廟門口，剛要跨上台階，耳畔忽地傳來一陣喝采聲音。林冲朝東一望，只見貼鄰大相國寺的菜園子里，有一簇人圍着一個胖大和尚，看他舞弄朴刀，寒光閃閃，照得林冲有些眼花撩亂。林冲不知不覺地停下了腳步，臉上泛着驚奇而又羨慕的神色，看得出神。貞娘因為丈夫突然立在那里不動，于是牽了牽他的衣袖，說道：

“瞧你，一見人家練功夫，就什麼事也不顧了！”

“哦，娘子，”林冲像醒悟了似地回過頭來對貞娘笑了一笑，但馬上又轉臉去，望着那練武的和尚稱贊道，“你瞧，這和尚的身手刀法，大非尋常，不可小看了他。”

“誰小看他的！”貞娘見林冲說話時很認真，忍不住抿嘴一笑道，“我說，應該快些進廟燒香去了。”

“唔，唔，”林冲嘴里雖然連聲答應，一雙腳却仍舊一動也不動。

“姑娘，姑爺既然要在这里看練武，就讓我們兩個進去燒香

吧。”提着香盒的錦兒在一旁插嘴說。

“也好，”貞娘一邊答應着錦兒，一邊對林沖說：“你在这里看吧，我帶錦兒進廟去了。”

“娘子，”林沖轉過身來，臉上露出抱歉的神色說，“那我就少陪你了。这里看不清楚，我到菜園大門那邊去看它一会，少停再來找你。”

“可不要耽擱太久。過會兒还是在这里等我們。”貞娘說着，便同錦兒踏上了台階。

林沖見貞娘進了廟門，也就迈开大步，出了山門，沿着大相國寺的菜園圍牆，急急走去。圍牆很低，又有個大缺口，林沖就站在缺口處，伸長脖子，踮着腳從人叢中觀看。瞧那和尚已換了一根禪杖，上下揮舞，身手敏捷，活似一條出水的蛟龍。林沖屏息凝神地瞧到精彩處，不由得叫了一聲好。觀眾回頭一見是禁軍的林教頭，便向兩旁讓開一些，使他可以看得更清楚。

那和尚舞完，口不喘氣，面不改色，將禪杖往地下一擲，立時打進地面有三尺多深。

“好功夫！好氣力！”林沖這時情不自禁地放开銅鐘似的喉嚨，叫了起來。

那和尚听得這邊有人大聲喝采，便定睛向缺口處看。林沖也仔細打量那和尚，見他約莫三十四五年紀，生得面圓耳大，鼻直口方，頰邊長着兜腮胡鬚；全身鼓起結實的核桃肉，兩臂和胸膛上刺滿了青紅色的花紋。林沖心想：“可惜是個出了家的和尚，不然的話，凭他這身武藝，何愁不博得個功名富貴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和尚頓時眉開眼笑地向缺口處走來，向林沖招呼道：

“噢！原來是林教頭，久仰，久仰！請到里面相見！”

林沖早已一個鷄子翻身，跳過牆去，與那和尚抱拳為禮。

“师兄請了，敢問……”

“來來來！你我且到樹蔭底下去談談。”和尚一見如故地拉了林冲的手，走到擺着酒食的槐樹下，相對而坐，篩了一碗酒遞給林冲道：

“教頭，先喝一碗解渴。”

林冲見和尚如此爽直可親，也不推辭，接過酒來一飲而盡。

“适才看到师兄的武藝，真是令人欽佩！請教法名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和尚縱聲笑道：“我就是关西魯達，如今改了名字，叫做魯智深。当年在东京时，曾蒙令尊大人……”

“哦！原來是魯提轄！”林冲喜得眉飛色舞地說，“久聞大名，失敬，失敬！家父在世也常提到师兄，想不到今日能在此相見。”

原來魯智深早年到過東京，受過林冲父親的賞識，保荐他在禁軍中做了个旅教頭。那时林冲到外縣探訪親友，等林冲回到東京，魯智深已調到延安老种經略府去做关西五路廉防使，所以兩人只是聞名，并不相識。当下一經攀談，都有些相見恨晚的意思。

“师兄，你我今日一見，意氣相投！我有意高攀师兄，結为異姓兄弟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几杯之后，林冲提議說。

“啊！我正有此意，却被你先說出了！來，來！我們也不用焚香點燭，心到神知，就此對天一拜便了。”

林冲也連忙站起身來，与魯智深并肩望空拜了三拜，叙了年庚，魯智深比林冲大七歲，于是兩人便改口以兄弟相稱。重新坐下，添上酒菜，歡飲起來。兩人談得投机，林冲竟把貞娘在东岳庙里燒香的事也拋在腦后了。

燒 香 起 禍 端

貞娘与錦兒在东岳庙前殿、后殿一处处參拜過了，又轉到后樓送子娘娘的佛堂。因为貞娘与林冲婚后，尚未生育，婦人家求

子心切，便在送子娘娘神座前燒了香，又求了一枝籤。方與錦兒在近樓梯口處聚精會神地看那籤語時，忽然聽到一個男子在她身旁油腔滑調地說道：

“恭喜美娘子！這是一枝上上籤，保管明年此時，給娘子抱個胖娃娃。”

貞娘听了，臉上不禁泛起一陣紅云，連忙倒退兩步，把籤紙團在手心，略微抬眼一看，見是個二十三四歲的后生，雖然穿得一身錦綉，但是那副獐頭鼠目的樣子，十分可憎。本想申斥他几句，但轉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便低下頭來移動腳步，拉了錦兒就朝樓下走去。誰知剛跨下兩級，那個后生早搶在貞娘身前，伸出兩臂迎面攔住，嘻皮笑臉地說道：

“美娘子慢走！小生有几句知心話，要對你講。”

這時，貞娘真是又氣又憤，正待發作，錦兒已先罵道：

“咄！看你這個癆病鬼，竟敢在廟堂佛地，胡言亂語，可知王法不知？”

“嘻嘻！我只曉得這娘子長得標致可愛，哪管其他！——胆大的毛丫頭，也敢多嘴！來！替我攆她下去。”

錦兒还想回罵，早被竄上來的一個壯漢，不由分說地把她挾到樓下。貞娘這才感到情勢不對，便想轉身退回佛堂，可是回頭一看，那些燒香的婦人，都吓得躲在角落里，另有兩個面目凶橫的漢子，正在樓梯口把守。貞娘看見錦兒被拖到樓下，正在頓足大罵，一時情急智生，便大聲叫道：

“錦兒，快去找姑爺來！”

錦兒听了這句話，掉頭就向廟門口跑去。那后生只顧攔住貞娘，糾纏不休。

“美娘子，小生年方二十有二，尚未婚娶，要是肯隨我時，教你享不尽的榮華富貴……”

“你这无耻狂徒!”貞娘气得双眉倒豎,大声罵道,“等我官人來时,管叫你吃吃苦头!”

“美娘子,休要發怒。任你丈夫怎样厉害,也奈何我不得。你看小生跟了你半天,难道还瞧不出我对你的一片真情嗎?”

.....

且不說那后生死纏住貞娘不放,却說那錦兒跑出庙門,不見林冲,急急跑到菜園里,远远望見他与那和尚正坐在大樹下飲酒。她連忙走到圍牆的缺口处,高声嚷道:

“姑爺快來!有人尋事!”

林冲听得錦兒叫喊,吃了一驚,忙向魯智深打了个招呼道:“哥哥休怪,小弟过会再來奉陪!”說着跳起身來,三脚兩步赶到牆缺处,忙向錦兒問道:

“錦兒,何故这样慌張?”

“姑娘在佛堂給几个歹徒圍住了……”

“現在哪里?”林冲急忙追問。

魯智深站在林冲身后,听了十分气憤,大声叫道:

“呔!誰敢欺負弟妹!賢弟,待我去打死那些歹徒!”

“哥哥,容小弟先去看个明白;要你帮助时再來相請。”

林冲說着,縱身跳过牆去,一口气奔到后樓,早听得貞娘的叫罵声。林冲抬头望去,只見一个后生正纏着她不放。林冲看得眼中直冒火星,一揮手,早把守在樓梯下的几个壯漢,打出几尺远。便大跨步搶到那后生跟前,把他肩胛扳过來,喝道:“調戲良家妇女,該当何罪!”正待举拳向那后生臉上打下,一看認得是高衙內●,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,那举拳的手也同时軟了下來。

原來这后生是殿帅府太尉高俅的兒子,名叫高世德,人称高

● 衙內 宋元时代称貴族的子弟叫衙內。



衙內。向在東京城里為非作歹，不可一世，專愛侮辱人家妻女，東京人稱他做“花花太歲”。當下高衙內不提防被林沖一扳，反而惱怒地指着林沖的臉喝道：

“林沖，這與你何干，敢來多管閑事！”

林沖本是壓着性子，捺着滿腔怒火，不料高衙內却还是這般目中無人，凶焰萬丈。心想：“我林沖原是堂堂七尺男子，難道眼看妻子受你侮辱不成！”這時高衙內的一個隨從，瞧出林沖神情不好，趕緊走過來做好做歹地勸慰了一番。

高衙內这才知道自己調戲的正是林沖的妻子，也不免暗暗吃了一驚。雖然他依仗父勢，從無忌憚，但現在面對着林沖，却不能不懼怯三分。他曉得林沖本領高強，如果沖突起來，手下這些隨從，哪個是他的對手，便趁隨從們正向林沖說情的機會，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；一溜煙地跑出了佛堂，那些隨從們也就隨着他出廟去了。

林冲朝着溜跑的高衙内，狠狠地瞪了一眼，然后叹了口气道：

“若不是顾着太尉的面上，今日岂肯与他干休！”

这时锦儿气急败坏的跑回来，带着奇怪的声调问道：

“姑爷，怎么让那些歹徒跑了？”

“咳！”林冲嘘了一口气，向锦儿挥一挥手道：“锦儿，把香盒收拾起来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林冲带了贞娘、锦儿，刚刚走出庙门，只见鲁智深提着禅杖，领着二三十人，大踏步从山门下奔了过来。

“贤弟，等了你半天不见回来，我放心不下，特地帮你厮打来的！”

“多谢哥哥好意。刚才是本管^①高太尉的衙内，因不认识内人，以致发生误会。小弟本要痛打他一顿，无奈太尉面上不好看。古人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’；只好饶过他这一次了。”

“高太尉是你上司，你怕他，我怕他个鸟！且叫那小贼种吃我三百下禅杖再说！”鲁智深说着，就要冲进庙去。

“方才一群人走过，那个骑在白马上的就是高衙内，怕早跑远了。”随同鲁智深前来的闲汉张三插嘴说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！”鲁智深瞪了张三一眼，掉头对着山门外吐了口唾沫，骂道：“呸！便宜了你这个小贼种！”又扭过头对林冲说道：“他再敢欺负弟妹时，便来叫我！”

“哥哥说的是。”林冲一面回答，一面引鲁智深与贞娘相见。

“娘子，这是我新结拜的哥哥鲁智深。”

“伯伯万福！”贞娘向鲁智深拜了一拜。

“啊！弟妹休要见笑！”鲁智深自觉刚才说话粗卤了些，还了礼，转过脸来对林冲说：“贤弟，我今日酒喝多了，改日再来看望

① 本管 指上司，因林冲是禁军教头，受殿帅府太尉管辖。

你們。”

魯智深說着，告別了林冲夫妇，領着一伙人徑回菜園。林冲便照應貞娘、錦兒上了轎，自己騎着馬，一路悶悶不樂地回到家里。

.....

且說高衙內回到太尉府后，心中快快不樂，几天來沒出過大門，肚里盡在盤算如何把林冲娘子弄到手。

太尉府里那些幫閑小人中，有一個綽號“乾鳥頭”的富安，滿肚子的詭計，最會趨炎附勢。这天見高衙內一個人在書房里，就悄悄地走上前去，低聲問道：

“衙內，日來正是春色宜人的好時光，何不出外去暢游一番？”

高衙內皺緊眉頭，略略望了富安一眼，並不答話，只是坐在靠背椅上沉思着。富安又走近一步說道：

“對‘双木’的事，小人倒有個好計謀，要是用到小人，小人願替衙內效犬馬之勞。”

高衙內一听富安道破了他的心事，臉上頓時現出高興的神色，因開口問道：

“你可知林冲不是尋常之輩，你倒說說看，誰制得伏他？要是有人替我办好此事，自然重重的有賞。”

“小人向蒙衙內栽培，理當效力。只是此事不可硬干，因此小人想出了一條調虎离山的妙計；太尉府里的虞候陸謙，是林冲的同窗好友。明天可叫陸謙引林冲到酒樓去吃酒，小人却去他家里，對他娘子說：‘你家官人在陸謙家里吃酒，忽然悶住了氣，人事不知，陸謙特地打發我來請嫂嫂快去’；林冲娘子愛夫心切，怎會不信？我將她騙到陸謙家中之后，衙內只須把房門一關，那時候，哈哈，叫她插翅難飛。”

“好計！好計！”高衙內樂得合不上嘴。但想了一下，忽又噤了

眉头問道：“可是林冲知道之后，他怎肯干休？”

“衙內，你太過慮了。林冲在帳下听候使喚，怎敢得罪太尉？只須太尉一句話，輕則刺配他去充軍；重則結果了他的性命。到那時，林冲娘子就永歸衙內了。”

高衙內听了，滿懷高興，連忙吩咐富安喚陸謙前來。

陸謙就住在太尉府隔壁的一條巷子里。聽說衙內有緊要事情喚他，怎敢怠慢，隨即同富安來了。高衙內便將與富安商定的計策，如此這般地告訴了他。陸謙只覺得這是他升官發財的好機會，答應依計而行。

第二天，陸謙打听林冲在家，於是裝着前去訪候，來到林冲家里。一跨進門檻就高聲嚷道：

“教頭在家嗎？”

林冲正在樓上房里納悶，听到陸謙叫喚，便迎下樓來招呼道：

“小弟正在家中沒出去，陸兄何來？”

“特地為探望仁兄而來。連日不會在街上見到你，真是想念得很。”

“謝謝陸兄好意。近因心里煩悶，懶得上街走動。”林冲請陸謙坐下，給他倒了杯茶。

“我請仁兄吃三杯去，也好解解愁悶。”陸謙笑了笑，說。

“不敢破費陸兄。陸兄如有兴致，就在舍間小酌便了。”

“哦！我是專誠相請，”陸謙一見林冲有推辭之意，連忙接口說，“今天務必賞光，改日再來叨擾仁兄。”

林冲推辭不得，只好答應下來。陸謙見林冲已經上鉤，因不見貞娘出來，便故意高聲叫道：

“嫂子，我請林兄到舍下吃杯酒去。”

貞娘這時正在客廳的耳房里，听得陸謙叫喊，便掀開一角布

帘，应声說道：

“叔叔真太客气！”又轉口叮囑林冲說：“官人，可別多貪杯，要早些回家！”

“嫂子請放心，不会給他吃醉的。”

說着兩人走了出來，不一刻來到东京著名的樊樓前面。陸謙對林冲說道：

“多時不曾到樊樓喝酒，我們不必回家了，就在这里吃几杯也好。”

林冲素喜樊樓自制的名酒“透瓶香”，經陸謙一提，也就點頭同意。兩人一進店門，酒保識得他們，連忙過來招待，把他們引到樓上一个幽雅的小閣，取來兩瓶“透瓶香”和一些時鮮果菜。

林冲三杯下肚，勾起愁腸，不覺長吁短嘆起來。陸謙瞟了一下林冲的臉色，故意問道：

“仁兄，何故这等愁悶不樂？”

“咳！陸兄有所不知。大丈夫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手下，受這般腌臢[㊟]氣。”林冲酒后就把手里的牢騷直吐了出來。

“如今禁軍中虽有几个教頭，誰能及得仁兄的本事，敢給仁兄受氣？”

林冲便把日前高衙內如何在東岳廟調戲貞娘的事，一五一十地說了。說完，又長嘆了一聲。

“仁兄休要煩惱。這是衙內不認得嫂子，才有此誤會。來，來，來！再干一杯。今日只顧飲酒，把胸中的塊壘[㊟]澆去。”陸謙一心要將林冲灌醉，因此頻頻勸酒。

林冲吃了几杯，因要小解，便起身下樓，剛到對面的小巷子

㊟ 腌臢 同骯髒。纏綿，不干淨。

㊟ 塊壘 胸中的不平，就是疙瘩。

里，却見錦兒神色倉皇地正打路上奔過，林冲急忙喊住問道：

“錦兒，哪里去？”

“姑爺！我尋得你好苦！”錦兒奔了過來，帶着哭聲說。

林冲情知不妙，身上出了一陣冷汗，酒也醒了許多，連忙問是怎么回事。

“姑爺出去之后，沒半個時辰，便有一漢子慌慌急急奔來我家，對姑娘說：你家教頭在陸虞候家吃酒暈倒了，叫娘子趕快前去。娘子便急忙帶了我跟那漢子出門。誰知到了陸虞候家，樓上雖有一桌酒菜，却不見姑爺，也不見陸虞候，却見那個高衙內鑽出頭來說：‘美娘子請坐，你丈夫來了！’一邊說，一邊就把我推出了房門外。只聽見娘子在房里大喊救命。我想趕回家喊老爺來，却幸就在这里遇到姑爺。”

林冲听了，立刻氣憤憤地撇下錦兒，邁開大步，直奔陸虞候家中。只見大門緊閉，搖了十幾下，無人答應。撩起一脚，“砰”的一聲將門踢開，急急穿過內堂，跨上樓梯，大聲嚷道：

“娘子勿怕，林冲來也！”

林冲到了房門口，只見貞娘面色慘白，披頭散髮的開了門出來，撲在林冲怀里，嚶嚶地抽咽着。

林冲跨進兩步，只見房間里桌子翻身，杯盤滿地，却不見高衙內，便問貞娘那廝到哪里去了。

“你擋大門時，小賊的隨從便前來報信，他們就从窗口翻牆逃走了。”

“哼！又便宜了這小賊！”林冲眼睛里閃出怒光，狠狠罵道：“陸謙這賊種，我不殺你，誓不為人！”林冲說着，隨手扳斷了一條桌子腿，叫貞娘、錦兒退出房外，將房里的家具什物，打了個稀爛，方才歇手。

這時林冲丈人張教頭因在家放心不下，也追蹤而至，听了女

兒的哭訴，也自氣憤不已。

四人走出陸家，到了巷口，林冲对張教頭說：

“岳父，你帶着貞娘回家，我找陸謙那狗賊去！”

貞娘生怕林冲此去鬧出人命官司，急用哀求的聲調勸道：

“那賊一定早溜跑了，你哪里去找？休要胡做，免得弄出大禍來！”

林冲只得帶了滿肚子的怒火，悶悶而歸。

一連三日，林冲暗藏了一把解腕尖刀，在陸虞候家前後守候，只是碰不到他，也不知他躲藏在什麼地方。只好憋住了這口怨氣。

陷身白虎堂

高衙內自從那天在陸虞候家里奸污貞娘不成，吃了一驚，回到家里，竟害起病來。這時陸虞候正躲在太尉府中，高衙內便叫他和富安到病榻前商量，打算把林冲害死，再霸占他的娘子。

这天，府里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的病。陸虞候和富安等待老都管看病出來，邀他到僻靜處，說道：“若要衙內病好，除非教太尉得知，害了林冲性命，使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，這病就能够痊愈；不然的話，一定送了衙內性命。”

“這個容易，老漢今晚便稟告太尉。”老都管說。當晚他見了高俅，便道：“衙內為了林冲的老婆，害的却是相思病。”

“他几時看到林冲老婆的？”高俅連忙問他。

“前月二十八日，在東岳廟看到，至今一個多月了。”

“原來如此……若為了惜林冲一個人時，却送了我孩子的性命，這怎生是好？”高俅只是沉吟，沒有主意。

都管道：“陸虞候和富安倒有個辦法。”

高俅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喚他兩人來商議。”

老都管隨即喚陸謙、富安來到堂里，行了禮，高俅問道：“我这小衙內的病，你兩個有什麼辦法治愈？救得我孩子好了時，我自會抬舉你倆。”

“恩相在上，只消如此這般，便行了。”陸虞候說。

“好，你明日就去行事。”高俅听了甚喜。

陸虞候不敢怠慢，去找他手下的心腹爪牙，連夜布置去了。

.....

这天快近黄昏。林冲同着魯智深喝酒回來，走到閱武坊分手。林冲見巷口站着一個濃眉粗眼的大漢，穿着一領敝旧的战袍，手里拿着一口刀，刀鞘上插了一個草標兒^①。林冲平日最是愛好兵器，本想上前仔細端相一下，但因天色將晚，怕貞娘在家記挂，只略微瞟了一眼，仍舊向前赶路。那賣刀漢子眉毛一揚，离开原地，跟在林冲背后嚷道：

“可惜我这口祖傳寶刀，竟遇不到个識貨英雄！”

林冲听了，心里便有些不快。正在猶豫，只听那賣刀漢子又用着抱怨的口气嘆道：

“咳，好大的一个东京，竟沒有一个識貨的人！”

林冲听得这般說話，連忙掉轉頭來。那賣刀漢子忽然聽的一聲，隨手將刀抽出刀鞘，遞給林冲。

“壯士請看！”說着兩眼望着林冲。

林冲接過手來，只覺得有一股寒光逼人，不覺大聲贊道：

“好刀！好刀！漢子，你要賣多少錢？”

“討价三千貫，实价二千貫！”

“刀是好刀，”林冲又仔細看了一看，愛不釋手地說，“只沒个識主。你若一千貫肯賣時，我便買了你的。”

① 草標兒 用草做的一个標記，插在东西上面，表示这东西要出賣。